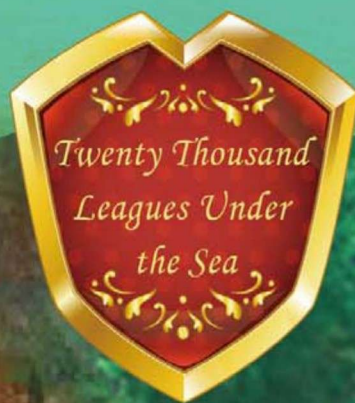




世界经典科幻故事

A classic world science
fiction story



海底两万里

(法) 凡尔纳 著

叁壹 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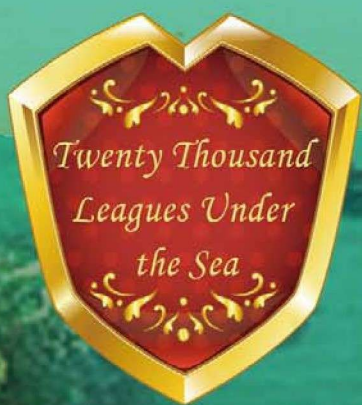
(下)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大伟 荆红娟 刘 宇
封面设计：

佳圖堂
設計工坊
(010) 67290255



海底两万里

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

法国博物学家阿龙纳斯教授参与追捕名噪一时的海中“怪物”，不幸却被“怪物”俘获，由此开始了一段奇妙的海底之旅……全书情节曲折，悬念迭出，想象丰富，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所展现的海底世界的神奇和美丽令人大开眼界，同时又能让人从中了解有关海洋生物、气象、地理等方面的丰富知识。是一部伟大的科幻文学作品！

ISBN 978-7-5513-0028-5



9 787551 300285 >

定价：47.80元（上、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底两万里/(法)凡尔纳(Verne,J.)著;叁壹编译.—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1.7
(世界经典科幻故事/叁壹主编)
ISBN 978-7-5513-0028-5

I.①海… II.①凡…②叁… III.①科学幻想小说—法国—近代—缩写 IV.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53827号

世界经典科幻故事 海底两万里(下)

主 编 叁 壹
原 著 (法)凡尔纳(Verne, J.)
责任编辑 王大伟 荆红娟 刘 宇
封面设计 佳图堂设计工坊
版式设计 刘兴福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tbwx802@163.com
tbwyz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24
版 次 201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028-5
定 价 47.80元(上、下)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065200

目录

- 第一章 印度洋
- 第二章 尼摩船长的新提议
- 第三章 价值千万的珍珠
- 第四章 红 海
- 第五章 阿拉伯海底地道
- 第六章 希腊群岛
- 第七章 地中海四十八小时
- 第八章 维哥湾
- 第九章 沉没的大陆
- 第十章 海底煤坑
- 第十一章 萨尔加斯海
- 第十二章 抹香鲸和长须鲸
- 第十三章 冰 山
- 第十四章 南 极
- 第十五章 意外呢?偶然呢?
- 第十六章 缺少空气
- 第十七章 从合恩角到亚马逊河
- 第十八章 章 鱼
- 第十九章 大西洋暖流
- 第二十章 北纬四十七度二十四分，西经十七度二十八分
- 第二十一章 屠杀场
- 第二十二章 尼摩船长的最后几句话
- 第二十三章 结 论

第一章 印度洋

这次海底旅行的第二部分现在开始了。第一部分在珊瑚墓地动人的场面上结束，在我心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看来尼摩船长的生活是完全在那无边大海中度过的，甚至他的坟墓，他都在最秘密的深渊中预备好了。那里，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海怪来扰乱鹦鹉螺号船员的长眠。这些船员共命运、同生死。在那儿“也不会有一个生人来扰乱！”尼摩船长又补充了这一句。他对人类社会总是表示那样的不信任，倔强、坚决，这是一种无可妥协的不信任。

对我来说，我再也不能满足于康塞尔的那些说法了，虽然这个老实人仍坚持他的看法，认为鹦鹉螺号的船长是被埋没的一位学者，是拿蔑视来回答人世冷淡的一位学者。他还以为船长是一位不为人们所了解的天才，受不了人世的欺骗，不得已才逃避到这个他的本能可以允许他行动自由，而别人却不能到达的大海里来。但是，照我来看，确实，我们被关押在房中且被强迫睡眠的那个神秘的晚上，船长极其粗暴地从我手中夺走了的望远镜的那种防范举动，鹦鹉螺号受到无法解释的撞击而导致了那个水手的致命伤，这一切事实，都促使我向一种更合乎情理的角度考虑问题。不，尼摩船长不只是在逃避人类！他那神奇的装备不仅仅是为他追求自由的天性服务，而且还可能用于满足一种可怕的报复念头，这种念头我至今还不知道是何缘故。

目前，一切还尚未清楚。我只是在一片黑暗中看到了几丝光亮。因此说，我仅仅是在叙述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再说，我们没有受到尼摩船长的任何约束。因为他知道逃出鹦鹉螺号是不可能的。甚至因为我们没有承诺要履行什么诺言，口头上我们不是囚犯。可是，我们仅仅是礼貌上的客人，而实际上，是俘虏或者说是囚徒。因此，尼德·兰还没放弃恢复自由的希望。哪怕是偶然的机，他也肯定会第一个抓住不放的。我当然也会像他那样的。可是，如果我把慷慨大方的船长让我们熟知的鹦鹉螺号的秘密带走，这对我不能不是一件憾事啊！总之，是该憎恨这个人呢，还是该赞美他？他是一个受害者呢，还是一个刽子手呢？再者，坦率地说，在永远离开他之前，我想完成这次海底旅行，它的开始是那么的奇妙。我想观察这一系列藏匿在这个星球海底里的奇观。我想看看这些人类还没看过的东西，即使要我以生命为代价来满足我那强烈的求知欲，我也会这样做的！可是，我们在太平洋底只走了六千海里，至今为止我发现了什么？没有，或者说几乎没有。

然而，我清楚地知道：鹦鹉螺号正在接近有人居住的陆地。一旦有逃脱的机会，我为了自己的好奇心而牺牲自己的伙伴，那未免太残忍了。我必须跟他们一起逃走，或者甚至指挥他们逃走。但这种机会会来临吗？被强行剥夺了自由的人急切地盼望着这个机会的到来，而作为学者或者好奇心强的人，我这时却徘徊不定。

一八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那天中午，大副从船里出来测量太阳的高度。我也登上平台，点燃了一支雪茄烟，看着他操作。依我看，此人显然不懂得法语，因为我好几回大声地说出我的想法，如果他能听懂的话，他或许会下意识地作出某些反应，但他却仍然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当他用六分仪观测时，鹦鹉螺号上的一名水手——我们在克莱斯波岛进行第一次海底之游时，一直尾随着我们的那个身体强壮的人——也过来清洗探照灯玻璃。于是我仔细观察起这台灯的构造。灯里有一些凸状镜片，像灯塔的玻璃那样放置着，把灯光聚集在一个有效的面上，使亮度骤增百倍。电灯设计得如此的尽善尽美，使它的照亮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事实上，灯光是产生在真空中的，这就同时确保了它的稳定性和强度。而且，真空也可以减少石墨的消耗，灯的弧光正是从两根石墨棒之间产生的。节约对尼摩船长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不可能随意更新石墨棒。但在真空条件下，石墨棒的消耗速度是慢得几乎难以察觉。

当鹦鹉螺号准备继续它的海底旅行时，我回到了客厅。舱门重新关上了，鹦鹉螺号直接

向西行驶。

我们在印度洋五亿五千万公顷的广阔海域中劈波前进，海水如此的清澈透明，以至于人俯身看着水面时会感到一阵晕眩。

鸚鵡螺号通常是在水深一百和二三百米间的地方行驶。好几天内都是这样。对于不十分爱海的人，定然觉得在船中的时间过得很长和非常单调，但对我来说就不同了，我每天在平台上散步，呼吸海洋的新鲜空气来锻炼身体，并通过客厅的玻璃观察物产丰富的海水景象，阅读图书室的书籍，写我的笔记，这样就消磨了我所有的时间，不让我有一刻的厌烦或无聊。我们各人的健康情况都使人很满意。船上的饮食起居对我们也完全适合，在我个人来说，尼德·兰由于不满而想法做出口味不同的菜，实在也用不着。还有，在海底经常稳定的温度下，甚至于伤风也不会有。另外，法国南方称为“海茴香”的那种石珊瑚属的草树，在船上还储藏有相当数量，它跟那腔肠动物容易溶化的肉和起来，可以作为一种治疗咳嗽的优良药膏。

好几天内，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水鸟、蹼足鸟、大海鸥或海鸥。有些海鸟很巧妙地被打死后，用一种方法烹调起来，使人又尝到很可口的水禽野味。那些从各个陆地上飞来的、作长途飞行的海上水鸟，因长途跋涉，停在水波上休憩。在它们里面，我就看见了属于长翼类、美丽非凡的信天翁，它们发出阵阵的鸣叫，就像驴叫那样不协调。蹼足家族的代表是善于在水面快速捕鱼、飞行速度极快的军舰鸟和数目繁多的，或一种叫“稻草尾”的，在中，这类身上长有红色条斑，身体和鸽子一般大小，白色的羽毛略带有一点玫瑰色，这就使它羽翼上的黑色尤为显目。

鸚鵡螺号的渔网打到好几种海龟，它们是海甲鱼属，背后隆起，龟甲很是宝贵。这些龟潜入水中，就闭起鼻腔外孔的活肉塞，可以在水中停留很久。有些海龟被网打来的时候还在甲壳中睡觉，那是为了要躲避海中动物的捕捉，海龟肉一般说是不好吃的，但龟蛋却是美味的珍品。至于鱼类，当我们从打开的嵌板窥见了它们的水中生活的秘密时，总是激起我们的赞美。我仔细地看好几种鱼。这些鱼以前我一直没有机会观察过。

我主要想说的是红海、印度洋和近赤道美洲那一部分太平洋所特有的牡蛎类。这些鱼类跟海龟、玳瑁、海胆、甲壳动物一样，保护它们身体的，不是白垩的，也不是石质的，而是真正骨质的甲壳。这种甲壳有时为立体三角形，有时为立体四方形。

在立体三角形甲壳的牡蛎中，我可以举出其中几个种类，它们身长半分米，肉富有营养，美味可口，尾部棕色，鳍部黄色。我甚至想把它们引进到不少海鱼都能很容易适应的淡水中养殖。我还看到了一些立体四边形的，背部长有四个粗节的牡蛎；一些身体下部长有花白斑点，可以像鸟类一样被驯养的牡蛎；一些身上的骨质甲壳突出成刺的三角牡蛎，它们因为叫声呼噜呼噜地，很奇特，而又被称为“海猪”；还有一些肉很丰厚、堆成锥形的单峰牡蛎，这种牡蛎的肉粗而硬，相当难啃。

我从助手康塞尔每天写的札记中，又可以举出这一带海中所特有的鱼类，如红背鱼；比如红背脊、白肚腹的针鱼，这鱼很特别，它有三行纵列的纹线。还有长七英寸，颜色鲜艳的电鱼。其次是身上长有白色条纹、无尾，样子犹如一只黑褐色的蛋的卵鱼，这类鱼是其他鱼类的样本；鱼虎，这鱼是真正的海豪猪，身上多刺，可以鼓起身子，变成一个满布尖刺的球；各海洋所同有的海马；唇长，鳍像双翅一样宽大的海蛾鱼，这鱼虽然不能高飞，但至少也能跳入空中；体形扁平的鸽子鱼，这鱼的尾上有许多鱼鳞的圆环；身长二十五厘米，色彩绚丽，味道鲜美的长颌鱼；头部凸凹不平的青灰色美首鱼；无数的身有黑纹，腹鳍长，能在水面以惊人的速度滑行的鱼；美丽的风帆鱼，这鱼可以竖起所有的鳍，就像向着顺流扯起布帆来一样；华美的彩鱼，这鱼受大自然的特别优待，一身具有黄、天蓝、银白和金黄各种颜色；绒翼鱼，这鱼的翼全由丝绦组成；身上沾着泥沙，能发出某种嗯嗯声的杜父鱼；肝脏有毒的鲑鱼；波帝鱼，这鱼在眼睛上戴有一个会动的眼罩；最后，带有一个管状的长嘴的哨子鱼，这鱼是真正的海中猎手，带有一支夏斯包式和雷明答式枪的制造者所没有想到的枪，射出一滴水就可以把昆虫打

死。

拉色别德所分类的第八十九种鱼属，属于骨质鱼类的第二亚纲，特征为有一个鳃盖和一块鳃膜，在这个属里我看到有鱼，这鱼的头上有尖刺，只有一个脊鳍，这些鱼按照所属的不同亚属，细小的鳞或有或没有。第二亚属中有一些两指鱼的品种，这鱼长三十至四十厘米，身上有黄色带纹，头的形状很是古怪。至于第一亚属，也有一些称为“海蟾蜍”的怪鱼品种，这是脑袋很大的鱼，头上有时带很深的皱纹，有时肿起一个一个的

瘤，身上各处带利刺和疙瘩，有长短不一和看来很可怕的角，身上和尾上满是鸡眼，这鱼的利刺刺人很危险，是使人讨厌、害怕的鱼。

从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鸚鵡螺号每天二十四小时走二百五十里，即五百四十海里，也就是说每小时走二十二海里。我们所以能在走的时候认识各种各样的鱼，是因为这些鱼受电光的吸引，前来陪伴我们，大部分的鱼追不上船的速度，不久就落在后面，但有些鱼在一定的时间内仍然可以跟上来，在鸚鵡螺号附近的海水中浮游。

二十四日晨，在南纬十二度五分，东经九十四度三十三分，我们望见了企林岛，这是造礁珊瑚所构成的岛，岛上有很多高大好看的椰子树，达尔文和费兹·罗亚船长曾到过这岛。鸚鵡螺号在距离不远的水中沿这座荒岛的悬崖行驶。它的打捞机打捞了许多腔肠类和棘皮类动物以及软体动物门的好些新奇的介壳动物。不久，企林岛在天边看不见了，航行路线是指着西北，向印度半岛的尖端驶去！

那天，尼德·兰对我说：“到了有文化的地方了。这当然比巴布亚强得多，在巴布亚碰见的野蛮人比鹿还多呢！教授，在这印度半岛的陆地上，有马路、铁路，有英国的、法国的和印度的城市。走五英里路，一定可以碰到一个本国人。嗯！跟尼摩船长不客气，离开他的机会，现在不是到来了吗？”

“不，尼德，不，”我声调很坚决地回答他，“像你们水手说的，让它跑去。鸚鵡螺号走近人居住的地方，它要回到欧洲去了，让它带我们去吧。一到我们的欧洲海中，我们要谨慎小心地商量，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并且，我想尼摩船长不会让我们踏上马拉巴尔或科罗曼德尔海岸，像在新几内亚森林中一样去打猎。”

“那么！先生，我们不要他的准许不成吗？”

我不回答加拿大人，我不愿意争论。实际上，对于命运中所能有的一切机会，我心中都要尽力思考。难道不正是命运把我送到鸚鵡螺号船上来的吗？从企林岛起，船行速度一般地说已慢下来。行程也比较任意，时常把我们拉到很深的地方去。船员使用了几次纵斜机板，船内部杠杆可以把机板对浮标线作倾斜的移动。我们这样就一直到了二三公里深的地方，但对于这一万三千米的探测器都还不能达到底的印度海的深处，从未加以实测。至于低水层的温度，温度表老是不变地指着四度。不过在上面水层中，我注意到，在深水处的水总比大海面的水寒冷。

一月二十五日，洋面完全荒凉，什么也没有，这一天鸚鵡螺号是浮出水面来度过的。强大的推进器搅动水波，把水流喷入高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怎么会不把它当作一条巨大的鲸鱼类动物呢？这一天四分之三的时间我都在平台上。我远望大海，天边什么也没有，只在下午四点的时候，有一艘长形的汽船，跟我们对渡而行，在西方行驶。这船的桅杆有一个时候可以看见，但它不可能看见紧挨着水面的鸚鵡螺号。我想这艘汽船是属于印度半岛和东方航线轮船公司的，它航行于锡兰岛和悉尼之间，中途停泊在乔治王角和墨尔本港。

下午五点的时候，在热带地方白天和黑夜之间的短暂的黄昏来临之前，康塞尔和我看到一个新奇的景象，使我们惊叹。那是一种迷人的动物，照古代人的说法，碰见它，就预告将有好运气到来。亚里士多德、雅典尼、普林尼、奥比安研究过它的性情嗜好，并且使尽希腊和意大利学者们所有的诗词来对待它。他们称它为“诺第留斯”和“庞比留斯”。但近代科学没有接受这个名称，这种软体动物现在名为“阿哥那提”——船蛸。问过康塞尔的人都会

从这位正直的小伙子那里得知软体动物门分为五纲。第一纲头足纲动物，它们有的有介壳，有的没介壳；头足纲动物按鳃的数目分为两鳃和四鳃两个科；两鳃科又分船蛸、枪乌贼、墨鱼三属，四鳃科则只有鹦鹉螺一属。按这种分类术语，如果还有顽固不化的人把带吸盘的船蛸和带触须的鹦鹉螺混为一谈的话，那可就不能原谅了。

这时候在洋面上走动的正是这船蛸属的一群。在我们看来，有几千几万条。它们是带突瘤的船蛸属，是印度洋特有的一种。这些美丽的软体动物是向后倒退来行动的，它们使用运动管，把吐出的水从管中排出，就走动起来了。它们有八根触须，其中六根又长又细，浮在水面上，其他两根弯圆作掌形，迎风张开，像轻帆那样。我完全可以看见它们的螺旋波纹的介壳，居维埃的比方很恰当，说这壳是一只精美的小艇。是的，这壳真正是一只小船，虽然它是这个动物分泌出来的，但它没有紧紧附着它，而是它把这动物装载在里面。“船蛸可以自由离开它的介壳，”我对康塞尔说，“但它从不离开它。”

“尼摩船长就是这样，”康塞尔很恰当地回答，“所以他把自己的船叫做‘鹦鹉螺号’。”

大约有一个钟头左右，鹦鹉螺号在这群软体动物中行驶。一会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突然把它们吓住了。它们好像听到信号一样，所有的触须一下子都卷起来了，胳膊都收回去了，身体都缩起来了，翻倒的介壳改变了重心，整个队伍都沉在水波中不见了。这是一瞬间的事，从来没有一只舰队的演习能执行这么整齐划一的动作。

这时候，黑夜突然来临，微风仅能掀起一些海浪在鹦鹉螺号边缘下缓慢地推过去。第二天，一月二十六日，我们在东经八十二度上穿过了赤道线，船又回到北半球了。这一天，一大群角鲨陪着我们。这些可怕的动物在这一带海中繁殖，使这一带变成很危险的地方。其中有背脊栗子色，肚腹灰白色的烟色角鲨，嘴里有十二排长牙；有睛点角鲨，这角鲨脖子上有一个大黑点，被白圆圈圈起来，很像一只眼睛；有淡黄角鲨，嘴脸圆形，带有灰点。这些力大的动物时常冲撞客厅的玻璃，来势猛烈，使人害怕。尼德·兰再也克制不住自己，他真想冲到水面去，用鱼叉射击这些庞然大物。特别是某些嘴巴里像嵌地板砖一样布满了牙齿的星鲨和一些长达五米的大虎鲨，更使他怒不可遏。但过了一会儿，鹦鹉螺号加快马力，轻松地把这些速度最快的鲨鱼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一月二十七日，在广阔的孟加拉湾口，我们好几次碰见了凄惨怕人的景象！有很多尸体浮在水波上面。那是印度城市中的死人，从恒河流下，输送到大海，因为这地方的惟一掩埋者——秃鹫——没有能完全吞食他们。但海中鲨鱼很多，可以帮助秃鹫来完成这件丧气事。

晚上七点左右，鹦鹉螺号半浸在乳白色的海水中行驶着，船身一半在水里，一半露在水面上。这是月光的力量吗？不是的，因为新月还不到两天，早在阳光中水平线下不见了。整个天空，虽然有星光照亮，但跟水上的白色对比，显得很黯淡。

康塞尔以为自己的眼睛花了，不敢相信，他问我这种新奇现象的原因。很幸运，我可以答得出来。“这就是人们所称道的奶海，”我对他说，“是阔大的白色水流，时常在盎波尼岛海岸和这一带海中看到。”“不过，”康塞尔问，“先生可以让我知道是什么原因产生这种效果吗？因为，我想这海水并没有变成奶呀！”

“不，康塞尔，这种使你惊奇的白色是由于水中有无数亿万纤毛虫，那是一种发光的微虫，胶质无色的，有一根头发那样细，长也不超过一毫米的五分之一。这些纤毛虫在好几里长的海面上彼此连接起来，形成一片白色。”

“好几里长！”康塞尔喊道。“是的，老实人，你不用去计算这些纤毛虫的数量。你一定算不出来，因为我听说过，某些航海家在这奶海上走了四十多海里远。”

在几小时内，鹦鹉螺号的冲角冲开这白色水流，向前行驶，我看见它没有声响地在这肥皂泡沫的水面上溜过去，就像在海湾中顺流和逆流相冲时所形成的水沫上面行驶那样。半夜左右，海面忽然又现出平常的颜色来，但在我们船后面，直至天边尽处，天空反映着水面的白色，似乎久久沐浴在模糊的北极光中。

第二章 尼摩船长的新提议

一月二十八日正午，当鹦鹉螺号浮上水面来的时候，它在北纬九度四分，望见西边八海里远有一块陆地。我首先注意一群山岭，这群山岭约两千英尺高，山形起伏，很不整齐。测定了这陆地的方位后，我回到客厅中，把测好的经纬度跟地图一对时，我发现我们是在锡兰岛面前了，它是挂在印度半岛下端的一颗宝珠。我到图书室去找一部关于这座岛的著作，它是地球上的岛屿中最富饶的一个岛。我正好找到西尔所写、题名为《锡兰和锡兰人》的一部书。

回到客厅中来，我首先记下锡兰的方位，并且知道古时候这岛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它的位置是在北纬五度五十五分和九度四十九分，东经七十九度四十二分和八十二度四分之间，岛长二百七十五英里，最宽的地方一百五十英里，周长九百英里，面积二万四千四百四十八平方英里，就是说，比爱尔兰岛面积小一些。

尼摩船长和他的大副手这时候进来了。船长在地图上看了一下，然后回过来对我说：“锡兰岛是以采珍珠闻名的地方。阿龙纳斯先生，您高兴去看采珠场吗？”

“船长，当然高兴。”

“好，这是容易的事。不过，我们仅能看到采珠场，却看不见采珠人。每年定期的采珠现在还没有开始。但这没关系。我吩咐船驶到马纳尔湾，夜间我们就可以到达。”船长对大副说了几句话，大副立即出去。不久鹦鹉螺号潜入水中，压力表指出它是在水深三十英尺的地方。

面前摆着地图，我找马纳尔湾。我在锡兰岛的西北海岸，纬度九度上找到了。这海湾由马纳尔小岛的延长海岸线所形成。要到这湾，必须上溯锡兰岛整个西部海岸。

“教授，”尼摩船长这时说话了，“在孟加拉湾、在印度海、在中国海和日本海、在美洲南部沿海、在巴拿马湾、在加利福尼亚湾，都有人采珍珠，但采珠成绩最优良的地方是在锡兰岛。我们来这里，时候是早了一些。每年三月采珠人才齐集在马纳尔湾，为期整整有三十天，他们的三百只船一齐做这种采取海中珠宝的有利事业。每只船有十个划船手和十个采珠人。采珠人分做两组，彼此轮流潜入水中，他们用两只脚夹着一块很重的石头，再用一根长绳把自己系在船上，他们下至十二米深的地方采珠。”“那么，”我说，“他们总是使用这种原始方法吗？”

“总是使用这种原始方法，”尼摩船长回答我，“虽然这些采珠场是属于地球上最灵巧的人民——英国人——因为一八零二年的阿米恩条约把采珠场转让给他们了。”

“不过，我觉得，像您使用的那种潜水衣对于采珠可大有用处。”

“是的，很有用，因为那些可怜的采珠人不能在水底下留得很久，英国人培西华在他写的《锡兰岛游记》中，说有一个加非列利人在水下留了五分钟，没有上水面来，这件事我觉得不甚可靠。我知道有些潜水人可以留到五十六秒，最有能耐的可以留到八十六秒，不过这种人是很少的，并且，回到船上来，这些可怜人的鼻孔和耳朵都流出带血的水来……我认为这些采珠人可以留在水里面忍受的平均时间为三十秒，在这三十秒内，他们得赶快把自己采得的珍珠贝塞在一个小网中。一般的说，这些采珠人不能活得很久，他们的眼力很早就衰退，眼睛上发生溃疡，他们的身上许多创伤，他们有时甚至于在水底下就中风了。”

“是的，”我说，“这是一种凄惨的职业，这是为满足少数人的偏好的。不过，船长，请您告诉我，一只船一整天可以采得多少珍珠贝呢？”

“大约四万至五万左右。甚至有人说，一八一四年，英国政府实行公营采珠，它的采珠人在二十天的工作中，一共采得七千六百万珍珠贝。”“至少，”我问，“这些采珠人可以得到足够的工资吧？”

“哪能说足够呢，教授。在巴拿马，他们每星期得一美元。平常采到一个有珍珠的贝，

他们才能得一个苏，可是他们采得的贝里面多数是没有珍珠的！”

“这些可怜人，使他们的东家发了财，自己只能在采一颗有珠子的贝才得到一个苏！真可恨！”

“教授，就这样吧，”尼摩船长对我说，“您跟您的同伴们一同去参观马纳尔的礁石岩脉，如果有早来的采珠人已经在那里，那我们就看看他们采珍珠。”

“船长，就这么办吧。”

“请问一下，阿龙纳斯先生，您怕鲨鱼吗？”

“鲨鱼吗？”我喊道。这个问题，至少对我来说，没有兴味。“怎样？”尼摩船长立即又问。

“船长，我老实对您说，我没有习惯跟这鱼打交道。”

“我们已经很习惯了，”尼摩船长回答，“过些时候，你们也会习惯的。此外，我们是带着武器的，这样，我们或者可以猎得一条鲨鱼。那是很有兴致的打猎。那么，教授，明天，明天一清早再会吧。”尼摩船长语气从容地说了这话，就离开了客厅。

请想想，假如有人请您到瑞士山上猎熊，您或许会说：“妙极了！我们明天要去猎熊了。”如果有人请您到阿特拉斯平原狩狮或到印度丛林里打虎，您或许会说：“啊！啊！看来我们要去打老虎或狮子了。”但如果有人请您到鲨鱼的老巢里去捉鲨鱼，在接受邀请之前，恐怕您是得三思而行。我用手擦了擦额头上的几滴冷汗。

“我们要考虑一下，”我自言自语地说，“我们不要忙，到海底森林中打水獭，像我们在克利斯波岛树林中做的那样，可以去。但是，跑到海底下去，准知道会不会碰到鲨鱼，那就不一样了！我清楚地知道在某些国家，特别是在安达梅岛，黑人们会一手拿着匕首，一手拿着绳索，毫不犹豫地攻击鲨鱼。可我也清楚地知道，在这些去迎战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动物的人中，许多都是有去无回的。再说，我又不是一个黑人。如果我是个黑人的话，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是有那么一丁点儿的犹豫，就太不应该了。”

我于是幻想着鲨鱼了，想到它阔大的、有一排一排尖利牙齿的牙床，一下就可以把人咬为两段，我腰上已经感到有点痛了。其次，尼摩船长提出这次令人为难的邀请时，他那种满不在乎的样子，我简直猜不透！人们不是要以为这就等于要到树下去捉一只不咬人的狐狸那样容易吗？我心中想：“不错！康塞尔一定不愿意参加，这样我就可以有借口不去奉陪船长了。”至于尼德·兰，我老实说，我觉得他去不去就不大好说了、无论多么大的危险，对于他的战斗性总有一种诱惑力。

我又拿西尔的书来读，但我只是无心地翻一翻。我在书中的字里行间，看见那大大张开的怕人的牙床。这时候，康塞尔和尼德·兰神气安静并且快活地走进来。他们不知道有什么等待着他们。

“好哇，”尼德·兰对我说，“先生，您那尼摩船长——一个怪物——向我们做了一个很客气的提议。”“啊！”我说，“你们知道……”

“对不起先生，”康塞尔回答，“鹦鹉螺号船长请我们明天跟先生一齐去参观锡兰岛很好看的采珠场。他说的话很漂亮，简直是一位地道的绅士。”“他对你们没有说别的吗？”

“先生，”加拿大人回答，“除了他已经给您讲过的这次散步外，什么也没有说。”

“是的，”我说，“他没有对你们介绍详细的情形，关于……”“没有，生物学家。您跟我们一同去，是吗？”

“我……当然！兰师傅，我觉得您对这事很有兴趣。”“对了！这事很新奇，十分新奇。”

“或者很危险呢！”我用暗示的语气又加上一句。

“很危险！”尼德·兰回答，“到珍珠贝礁石上走一走！”

一定是尼摩船长认为没有必要让我的同伴想到鲨鱼，所以他不对他们说。我眼光有些慌张地注视他们，好像他们的肢体已经被咬走了一部分似的。我应该事先通知他们吗？当然应该的，不过我不知道怎样跟他们说才好。

“先生，”康塞尔对我说，“先生愿意给我们讲一些关于采珍珠的情形吗？”“是讲采珍珠这事情本身呢，”我问，“还是讲有关的故事呢？”“讲采珍珠的事情，”加拿大人回答，“到实地去看之前，先知道一点是好的。”

“好吧，朋友们，你们坐下，我从英国人西尔写的书中所知道的一切，都讲给你们听吧。”尼德·兰和康塞尔在长沙发上坐下，加拿大人首先对我说：“先生，珍珠是什么呢？”

“老实的尼德，”我回答，“对诗人来说，珍珠是大海的眼泪；对东方人来说，它是一滴固体化的露水；对妇女们来说，它是她们带在手指上、脖子上或耳朵上的，长圆形、透明色、螺钿质的饰物；对化学家来说，它是带了些胶质的磷酸盐和碳酸钙的混合物；最后，对生物学家来说，它不过是某种双壳类动物产生螺钿质的器官的病态分泌物。”“软体门，”康塞尔说，“无头纲、甲壳属。”

“对极了，聪明的康塞尔。在甲壳类中，鲍鱼、大菱鲜、砗磲、海珧，一句话，所有分泌螺钿质的动物，即那些内瓣充满蓝色、浅蓝色、紫色或白色螺钿质的动物，都是能产出珍珠的。”“贻贝也一样吗？”加拿大人问。

“是的。在苏格兰、加勒地区、爱尔兰、萨克、波艾米和法国，这些地方的某些河流里的贻贝都能产出珍珠。”

“好哇！那我们以后得注意点。”加拿大人回答说。

“不过，”我又说，“在体内能凝结成珍珠的最好软体动物，就是那珍珠贝、乳白珠贝、宝贵的小纹贝。珍珠不过是成为圆形的螺钿体的凝结物。它或者粘在珠贝的壳上，或者嵌在动物本身的皱褶上。在介壳上的是固定粘着的，在肉上的是自由活动的。不过，珍珠总有一个小小的固体物，或一颗石卵，或一粒沙，作为它的核心，螺钿质在好几年中连续不停地、薄薄一层地环绕着这核心累积起来。”

“人们可以在同一个贝中，找到好几颗珍珠吗？”康塞尔问。“可以的，老实人。有些小纹贝，简直就是一个珠宝盒。”

“有人甚至这样说，一个珍珠贝里面含有不下于一百五十个鲨鱼——这点我很怀疑。”

“一百五十个鲨鱼？”尼德·兰喊。

“我是说鲨鱼来着吗？”我急忙喊道，“我是要说一百五十个珍珠。说鲨鱼那就不对头了。”

“正是，”康塞尔说，“先生现在可以让我们知道用什么方法把珍珠取出来吗？”

“把珍珠取出来有好几种方法，珍珠粘在壳上的时候，采珠人就时常用钳子把它夹出来。不过，最平常的办法是把小纹贝摊在海岸边的草席上面。它们这样摆在露天中就死了，十天后，它们就到了相当腐败的程度，于是把它们浸在宽大的海水池沼里面，然后打开它们，洗刷它们。就在这个时候，进行双重的刮削工作。首先，把商业中称为‘纯白’‘杂白’和‘杂黑’的珍珠一类一类分开，分盛在一百二十五公斤到一百五十公斤的箱子里。然后把珍珠贝的腺组织取下，把它煮一煮，用筛子筛，把最小的珍珠都取出来。”

“珍珠的价格是看它们的大小吗？”康塞尔问。

“不仅看它们的大小，”我回答，“并且看它们的形状，看它们的水质，就是看它们的颜色，看它们的明亮——也就是看那种迷人眼睛的变化不定的亮光。最美丽的珍珠称为童贞珠或模范珠，它们在软体动物的纤维上孤立长成，是白色的，时常不透明，但有的是蛋白的透明，最常有的形状是球形或梨形。球形的，做手镯；梨形的，做耳环。这是最宝贵的珍珠，它们论粒卖。其他的珍珠粘在贝壳上，形状比较不规则，它们论重量卖。最后，小珍珠是分在低级的一类，称为小粒，论堆卖。这些小珍珠主要用来绣在教堂的装饰品上。”

“可是，把珠子按大小分开这活儿，肯定又费时又麻烦吧。”加拿大人说。“不，朋友。这道工序使用十一种筛孔大小不同的筛子。留在二十至二十四孔的筛子里的珍珠是上等的。剩在一百至八百孔的筛子里的是二等品。最后用九百至一千孔筛出来的是小粒珠。”

“太巧妙了，”康塞尔说，“我明白了，分珠的方法很机械化。先生，再讲一讲有关珍珠

开采的情况好吗？”

“据希尔的书上说，”我答道，“锡兰珠场每年的利润丰厚。”“大量的法郎收入。”康塞尔说。

“是的，大量的法郎收入！三百万法郎，”我重复说，“可是我认为，这些珠场现在不会有过去那样的好收入了。美洲的珠场也一样，在查理王

朝统治时，年收益为四百万法郎，而如今呢，减少到了三分之二。总之，估计目前珍珠开采总收入为九百万法郎。”

“那么，”康塞尔问，“您能不能说一说一些价值连城的珍珠呢？”

“当然，小伙子。听说恺撒曾经送给塞维利亚一颗现价高达十二万法郎的珍珠。”

“我甚至听人家说过，”加拿大人说，“古代有一位贵妇人把珍珠泡在醋里。”“那是克里奥佩特拉。”康塞尔说。“这可不太好。”尼德·兰补充说。

“是糟透了，尼德朋友，”康塞尔说，“这样一小杯醋酸就值十五万法郎，可谓价格不菲啊。”

“真遗憾我没能娶到这个贵妇，”加拿大人说着，挥动着手臂，神色令人不安。“尼德·兰，娶克里奥佩特拉！”康塞尔喊道。

“我早就该结婚的，康塞尔，”加拿大人严肃地说，“可我没结成，这并不是我的错。我甚至已经买了一串珍珠项链给我的未婚妻凯特·唐德，可她却嫁给了别人。瞧！这条项链整整花了我一块半美元，教授先生，您好歹得相信我，项链上的珍珠可是二十筛孔筛子里头的啊。”

“老实的尼德，”我笑着说，“那是人造珠，是一颗外表涂着东方香精的玻璃珠。”

“噢！东方香精，”加拿大人说，“也应该很贵吧。”

“分文不值。它是欧壳上的银白色物质，从水里采集到，保存在氨水中。没有任何价值。”

“可能正因为如此，凯特·唐德才嫁给了别人。”兰师傅通达地说。“不过，”我说，“说到价格昂贵的珍珠，我想没有任何一位帝王的珍珠可以和尼摩船长的珍珠媲美。”

“是那颗。”康塞尔指着玻璃罩里华丽的首饰匣说。“当然啦，我没估错的话，它价值两百万……”“法郎。”康塞尔急切地说。“对，”我说，“两百万法郎。尼摩船长也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采到它。”“喂！”尼德·兰叫起来，“谁说在明天的散步中，我们不能像尼摩船长一样的撞彩呢。”“做梦！”

“为什么不？”

“在‘鹦鹉螺号’船上，有一百万对我们有什么用呢？”“在船上，不，”尼德·兰说，“是……在别的地方。”“什么！别的地方！”康塞尔摇摇头说。

“确实，”我说，“兰师傅说得有理。如果我们能带着一颗价值几百万的珍珠回到欧洲或美洲去，这起码能证明我们这次历险的真实性，并增加传奇的色彩。”

“我相信。”加拿大人说。

“不过，”康塞尔说，“采珍珠很危险吗？”

“不，”我急急地回答，“要是事前采取一些预防办法，就更没有什么危险。”“这种职业有什么冒险的呢？”尼德·兰说，“顶多喝几口海水罢了！”“尼德·兰，就是跟你所说的那样，”我也试用尼摩船长满不在乎的语气来说，“老实的尼德，我问你，你怕鲨鱼吗？”

“我，怕？”加拿大人回答，“职业的鱼叉手！捕捉它们是我的本行哩！”“我不是说拿大钩钩它们，”我说，“把它们拉到船甲板上来，用斧子砍断它们的尾巴，割开它们的肚腹，挖出它们的心肝扔到海里面去！”“那是说，碰见？”“正是。”

“在水中碰见吗？”“在水中碰见。”

“手拿一很好鱼叉，不，先生，您知道，鲨鱼的形态是天生有缺点的。它们要咬人的话，先得把肚子翻转，倒过身子来，在这个时候……”

尼德·兰带某种口气说出这个“咬”字，简直使人脊背上都发凉了。“康塞尔，你呢，你

觉得鲨鱼怎样？”“我对先生总是坦白说实话的。”康塞尔说。我心中想：“这样就好了。”

“如果先生去攻打鲨鱼，”康塞尔说，“我想他的助手没什么理由不跟他一起去攻打它们！”

第三章 价值千万的珍珠

黑夜来临，我睡了，睡得很不好。鲨鱼在我梦中起了重大的作用，我觉得鲨鱼“requin”这个词来源于安魂曲“re - quiem”这个词，很对但又很不对。第二天早晨四点，尼摩船长特别吩咐前来伺候我的管事人把我叫醒。我立即起床，穿了衣服，到客厅去。

尼摩船长在厅中等着我。“阿龙纳斯先生，”他说，“您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跟我来。”

“船长，我的同伴们呢？”

“他们已经得到通知，等着我们了。”我问：“我们不穿潜水衣吗？”

“不用穿了。我不让鹦鹉螺号很接近海岸，我们是在马纳尔礁石岩脉的远处海上。不过我准备好了那只小艇，它可以载我们到下水的地点，让我们免走一段相当长的路程。艇中放了我们的潜水服装，到我们要做水底探访的时候，就穿戴起来。”

尼摩船长领我到通至平台的中央楼梯，尼德·兰和康塞尔早在那里了，他们对于准备做的“海底游玩”很是高兴。鹦鹉螺号上的五个水手拿着桨，在紧靠着大船的小艇中等待我们。夜色还很黑暗。片片的云彩遮满天空，只露出很细微的星光。我两眼向陆地方面看，我只见一条摇曳不定的直线，封住了从西南到西北的四分之三的天边。鹦鹉螺号在夜间上溯锡兰岛西部海岸，现在到了这海口的西边，或不如说到了马纳尔岛陆地形成的这个海湾的西边。这里的深水底下，延伸着一条遍布小纹贝的礁石岩脉，长度超过二十英里，是采不尽的珍珠矿场。

尼摩船长、康塞尔、尼德·兰和我坐在小艇后面，小艇艇长用手把着舵，他的四个同伴扶着桨，解了绳索，我们就离开大船了。小艇向南驶去，艇中的潜水人并不急于下水。他们的桨使劲地在水中划，我注意到他们用的是海军战舰上常用的方法，每十秒划一下。小艇匀速前进，水珠像熔铅散射出的液体一样，落在漆黑的水波中嘶嘶作响。一阵不大的波浪从海面冲来，使小艇发生轻微的颠簸，有些浪花飞溅到它的前头。

我们默不作声，尼摩船长在想什么呢？可能在想现在靠近的陆地，他觉得自己太靠近陆地了，这正跟加拿大人的意见相反，加拿大人却觉得自己跟陆地相距太远了。至于康塞尔，他坐在那里什么也不理会，只是看着新鲜。五点半左右，天边刚放出来的曙光把海岸的上层轮廓更清楚地衬托出来。在东边，海岸相当平坦，向南部分又有点突起。我们跟海岸相距还有五英里，它的边沿跟蒙蒙的雾水相混起来。在海岸和我们之间，海上什么也没有，没有一只船，没有一个采珠人。在这采珠人聚会的场所，是一片沉重的孤寂。本来尼摩船长已经向我说过，我们到这一带海中来早了一个月。六点，天忽然亮了，日夜快速交替是热带地区特有的情形，这些地区是没有晨暖和黄昏的。太阳光线穿过堆在东方天边的云幕，灿烂的红日很快就升起来了。我清楚地看见陆地，稀疏的树木散在各处。小艇向马纳尔岛前进，岛南部渐渐扩大。尼摩船长站起来，看一下海面。他点一点头，锚就抛下去了，但铁链只下沉了一点，因为水底只有一米左右深，这里是那片遍布小纹贝的礁岩突起的最高峰。小艇被退潮一带，立即转过头来。“阿龙纳斯先生，我们到了，”尼摩船长说，“现在您可以看见这狭窄的海湾。一个月后，就在这个地方，无数珍珠商的采珠船都齐集起来，船中采珠人要大胆去搜索的，也就是这一带的海水，海湾的地位优良，适合于这类采珠工作。它躲避了最强烈的风，海面也从没有很汹涌的波浪；对于采珠人的工作，这些都是很有利的条件。现在让我们穿起潜水衣，开始下水游览吧。”

我不回答他的话，我眼望着这可疑的海水，小艇中的水手帮着我穿很重的潜水衣。尼摩

船长和我的两个同伴也穿起来。这次旅行，鹦鹉螺号的船员没有一人陪我们同去。不久，我们的身体都装在橡皮胶衣里面，一直套到脖子处，背带也把空气箱绑在背上了。可是我们没有带兰可夫灯。我的头部还没有套进铜帽中的时候，我向船长提出灯的问题。

“兰可夫灯对我们没有什么用处？”船长回答，“我们不到很深的地方去，太阳光线就足以给我们引路了。并且，在这里的水底下面带着电光灯也是不妥当的。电灯光亮可能意外地惹来这一带海中的危险动物。”尼摩船长说这话的时候，我回过头来看康塞尔和尼德·兰，可是这两个朋友已经把脑袋装进金属的球帽里面去了。他们不能听见，也不能答话。

我又向尼摩船长提最后一个问题，我问他：“我们的武器呢？我们的枪支呢？”

“枪支有什么用？你们山中人不是手拿短刀去打熊吗？钢刀不比铅弹更可靠吗？这里有一把刺刀，把它挂在您腰带上，我们走吧。”

我看看我的同伴。他们跟我一样拿着短刀，此外，尼德·兰用手挥动一把鱼叉，这叉是他离开鹦鹉螺号之前放在小艇中的。然后，跟着船长，我也戴起那沉重的铜球，我们的空气储藏器立即活动起来。一会儿，小艇上的水手们把我们一个一个扶入水中，在一米半的深处，我们的脚踩在平坦的沙上。尼摩船长对我们做个手势，我们跟着他走，沿着逐渐下斜的坡道走，我们就没入到水底下了。在水底下，缠绕我脑际的鲨鱼的念头没有了，我心中变得十分安静。由于动作方便，我增强了信心，水底下奇异的景象完全吸住了我的想象力。太阳已经把足够的光度照到水底下来，最微小的物体也可以看见。

走了十分钟后，我们到了五米水深处，底面差不多是平坦的。在我们走的路上，一大群单鳍属的新奇鱼类，像沼泽地中的一群一群山鸡那样，飞一般地哄起；这种鱼没有其他的鳍，只有尾上的那一支。我认得其中的爪哇鳗，真正跟蛇一样，长八分米，肚腹苍白，很容易跟两侧没有金线的大海鳗相混，分辨不出来。至于躯体扁圆的硬鳍属中，我看到颜色鲜艳的燕雀鱼，脊鳍像镰刀一样，那是可以食用的鱼，晾干浸在盐水中，称为“卡拉瓦”的美味的好菜；其次为属于长轴属的土兰格巴鱼、全身披着上面有八条斑带的甲壳。

太阳陆续上升，照得水底更加明亮了，地下也渐渐起了变化。细沙地之后，接着是突起的岩石路，路上铺着一层软体动物和植虫动物形成的地毯。在这两门动物的品种中间，我看到壳很薄的大小不一致的胎盘贝，这是红海和印度洋特有的一种牡蛎；介壳圆形的橙色满月贝；突锥形贝；一些波斯朱红贝，鹦鹉螺号上欣赏过的波斯紫红贝；多角岩石贝，长十五厘米，在水底下竖起来，像要抓人的手似的；角形螺贝，全身长着尖刺；张口舌贝；鸭子贝，这是供应印度斯坦市场的可以食用的螺贝；带甲水母，发出微弱伪亮光；最后还看到使人赞美的扇形圆眼贝，像很美丽的扇子。

在这些活的植物中间，这些水甲虫的摇篮下面，有无数队伍不整齐的节肢动物跑动，特别多的是齿形蛙类，身上的甲壳作弯曲的三角形；有这一带海中特产的卑格鱼；有那可怕的单性鱼，形状非常难看。我好几次碰见了那种跟单性鱼一样难看的动物，就是达尔文曾经观察过的大蟹，大自然给了它一种本能和力量，可以吃椰子。它爬上海岸，爬到椰子树上把椰子弄下来，椰子掉下来的时候跌破了，它拿它的有力的钳把椰子剥开来吃。在这里明亮的水底下，这种蟹在走动的时候非常灵便，不可比拟。同时又有自由自在的鱼鳖类，就是常到马拉巴海岸的那一类，在动摇的岩石中间慢慢地爬走。

七点左右，我们终于到了礁石岩脉上，岩脉上繁殖着无法计算的亿万珍珠贝。这些宝贵的软体动物粘附着岩石，它们被那些棕色的纤维结实地缚在石上，摆脱不开。从这点来看，珍珠贝甚至于不如淡菜，因为大自然还给淡菜有可能移动的能力。杂色小纹贝，也就是所谓珍珠母的两片介壳差不多相等，壳作圆环形，壳壁很厚，外表很粗，凹凸不平。有些珍珠母的外壳上面带一条一条的淡青色线纹，线纹尽头处有些发亮。这是属于年轻一类的珍珠母。别的珍珠母，表面上粗一点，黑一点，有十岁以上的年龄了，宽度可以到十五厘米。

尼摩船长用手指给我看一大堆小纹贝，我了解这个宝藏是采不尽的，因为大自然的创造

力远远胜过人类的破坏本能。尼德·兰行使他的这种本能，急急把那些最好的珍珠贝塞到他身边带着的渔网中。但我们不能停步。我们要跟着船长走，他好像沿着只有他才认得的小路走去。

水底地面明显上升了，我的胳膊有时候举起来能够伸出水面。其次，岩脉的水平面也任意地低下来。我们时常绕着被切为一根一根的四角锥形的高大岩石走过去。在岩石的阴暗凹凸的地方，有粗大的甲壳动物，长长的爪架起来，好像一门大炮，眼睛不动，盯住我们。在我们脚下，爬着无数的多须鱼、藤萝鱼、卷鱼类和环鱼类，它们在那里自由自在地舒展着天线般的触须和卷须。

这时候，我们面前现出一个宽大的石洞，洞在满铺各种海底花草的岩石堆中。起初，我看这洞中很黑暗。照到这里的太阳光好像渐渐微弱，以至熄灭了。剩下的模糊的亮光只不过是浸在水里的光线罢了。尼摩船长进入洞中。我们跟他进去。我的眼睛不久就习惯了这种并非漆黑的黑暗。我分辨出那些由天然石柱支架起来的、穹隆很宽大的形成轮廓的起拱石，这些石柱的宽大底座安在花岗岩的石基上，像托斯甘式建筑的笨重石柱那样。

我们的神秘带路人为什么拉我们到这海底下的地窖中来呢？我不久就明白了。我们走下相当陡的斜坡，我们的脚踩踏了一种圆形的井底地面。到这里，尼摩船长停住了，他手指一件东西，但我还不能看清楚。那是一只身量巨大的珍珠贝，一只庞大无比的砗磲，一个盛一池水的圣水盘，一个超过两米宽的大钵，这只贝比鹦鹉螺号客厅中放着的那个还大。我走到这出奇的软体动物面前，它的纤维带把它钉在花岗岩的石板上，附着这石板，它就在这石洞的平静海水中单独成长起来。我估计这只贝的重量有三百公斤。而这样一只贝可以有十五公斤的净肉，只有卡冈都亚的肚子才能吞食几打这样的贝。尼摩船长分明是知道这只双壳动物的存在。他到这个地方来不止一次了，我想他带我们到这里来只是要给我们看一件天然的奇物。我搞错了。尼摩船长有特别目的，是为了解这砗磲的情况而来的。

这只软体动物的两壳是半张开的。船长走向前去，把短刀插入两壳间，使它们不能再合拢。然后他用手把两壳边挂着的，把作为这动物的外套的膜皮弄开。在膜皮里面，叶状的皱纹间，我看见一颗可以自由挪动的珍珠，跟椰子一般粗大。它的球圆形状，它的完全透明、它的无比宝光，使它成为价值不可估计的稀有珍宝。我为好奇心所动，伸手去拿这珠，要掂

一掂它的分量，摸摸它！但船长阻止我，作个不要动的手势，他很快地抽出他的短刀，两片介壳立即合拢来。我于是明白了尼摩船长的企图。把这颗珍珠塞在那只砗磲的衣膜里面，这珠就可以渐渐大起来了。每年，那软体动物的分泌物都在环绕珍珠周围的薄膜上累积起来。只有尼摩船长才认得这个天然的无比的果实在其中“成熟”的洞穴，或者说，只他自己把这颗珍珠培养起来，有一天他可以拿来摆在他那满目琳琅的陈列室中。甚至于，他可以照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办法来决定一颗珍珠的生产。那就是把一块玻璃片和金属物塞入这软体动物的内部皱褶里面，螺钿质渐渐把它包裹起来变成珍珠。不管怎样，把这珠跟我所认得的珠比较，跟船长所收藏的珠比较都是更为珍贵的。我估计这珠的价值至少是一千万法郎。它是天然的奇珍异宝，不是奢侈的装饰品，因为，我想恐怕没有女人的耳朵能吃得住这颗大珠。

看完了这个胖大的砗磲，尼摩船长离开石洞，我们走到小纹贝礁石上。在这些清澈的海水中间，还没有采珠人来工作，把水搅浑，我们真像闲着无事来此散步的人，我们各走各的路，随自己的意思，或停下，或走开。至于我自己，我已经不把那件由于空想所引起的十分可笑的事放在心上了。海底这时显然接近海面，不久，我的头离水面只有一米了。康塞尔走近我身边，把他的铜球帽贴着我的铜球帽，他挤弄眼睛，向我挤眼致意。不过这水底高原只有几米长，不久我们又回到“我们的”深水中。我想现在我有权利可以这样讲。

十分钟后，尼摩船长忽然停住了。我以为他是停一下就要转回去，然而不是。他做个手势，要我们在一个宽大的坑里面，挨近他身边蹲下来。他用手指着水中的一点，我很注意地观察。离我们五米的地方，出现一个黑影，下沉到底。使我害怕的鲨鱼的念头又涌现在我心

中了。可是，这一次我又错了，在我们面前的并不是海洋中的怪物。那是一个人，一个活人，一个印度人，一个黑人，当然是一个采珠人，一个可怜人，他未到采珠期就前来采珠了。我看见他的艇底，停泊在距他头上只有几英尺的水面上。他潜入水中，随即又浮上来。一块砸成像小面包一般大的石头夹在两脚中间，一根绳索缚着石头，系在他的艇子上，使他可以很快地到海底下来。以上就是他所有的采珠工具。

到了海底，约五米深左右，他立即跪下，把顺手拿到的小纹珠贝塞入他的口袋中。然后，他上去，倒净口袋，拉出石头，又开始下水采珠，一上一下，只不过是三十秒钟。这个采珠人看不见我们。岩石的阴影挡住了他的视线。并且，这个可怜的印度人哪能想到，在水底下有人，有像他那样的人，偷看他的动作，细细观察他采珠的情形呢？好几次，他就这样的上去又下来……每一次下水，他只采得十来个螺贝，因为螺贝被坚强的纤维带粘在岩石上，他要使劲把它们拉下来。而且这些螺贝中有多少并没有他不顾性命危险来采取的珍珠呢！我聚精会神地观察他。他的工作很有规律地进行着，在半个小时内，没有什么危险威胁他。所以我就对这种很有趣的采珠景象习惯了。

忽然间，在这个印度人跪在水底下的时候，我看见他做一个骇怕的手势，立即站起，使劲往上一跳要浮上海面去。我明白了他的骇怕。一个巨大的黑影在这不幸的采珠人头上出现了。那是一条身躯巨大的鲨鱼，发亮的眼睛，张开的嘴巴，迎面斜刺地向前冲来了！我怕得发愣，甚至想动一动也不可能。这个饥饿的动物，用力拨一下鳍，向印度人身上扑来，他躲在一边，避开鲨鱼的嘴，但没有躲开鲨鱼尾巴的打击，因为鱼尾打在他胸上，他翻倒在水底下。

这个场面不过是几秒钟的事。鲨鱼回来，翻转脊背，就要把印度人切成两半，这时候，我觉得蹲在我近边的尼摩船长突然站起来。然后，他手拿短刀，直向鲨鱼冲去，准备跟鲨鱼肉搏。鲨鱼正要咬这个不幸的采珠人的时候，看见了它的新来敌人，它立即又翻过肚腹，很快地向船长冲来。我现在还看见尼摩船长当时的姿态。他弯下身子，带着一种特别的冷静，等待那巨大的鲨鱼，当鲨鱼向他冲来的时候，船长非常矫捷地跳在一边，躲开冲击，同时拿短刀刺入鱼腹中。不过，事情并没有完，结果尚未分晓。怕人的战斗开始进行了。鲨鱼这时可以说是吼起来了。鲜血像水流一般的从它的伤口喷出，海水被染红了。在这浑浊的水中，我什么也看不见，一直到水中露出明亮的地方的时候，我才看见勇敢大胆的船长，抓住鲨鱼的一只鳍，跟这个怪物肉搏，短刀乱刺鲨鱼的肚腹，但没有能刺到致命的地方，就是说，没有能刺中鱼的心脏。鲨鱼死命挣扎，疯狂地搅动海水，搅起的漩涡都要把我打翻了。我很想跑去接应船长。但被恐怖慑住，不能

挪动。我两眼发直地注视着。我看见战斗的形势改变了……船长被压在他身上的巨大躯体所翻倒，摔在水底地下。

一会儿，只见鲨鱼的牙齿大得怕人，像工厂中的大钳一般，尼摩船长的性命眼看就要不保了，忽然，尼德·兰手拿鱼叉，迅速向鲨鱼冲去，他投出可怕的利叉，打中了鲨鱼。海水中散出一大团鲜血。海水受那疯狂得不可形容的鲨鱼的激烈挣扎，汹涌地激荡起来。尼德·兰达到了他的目的。这是鲨鱼的最后喘息了。被叉刺中了心脏，这东西在怕人的抽搐中作最后的挣扎，掀起的水波把康塞尔也掀倒了。

这时，尼德·兰找到了船长。船长没有受伤，他站起来，走到那个印度人身边，急急把他和石头绑起来的绳索割断，抱起他，两脚使劲一蹬，浮出海面来。我们三人跟他上来。转瞬间我们都到了采珠人的小艇上。尼摩船长首先关心的事是要救活这个不幸的采珠人。我不知道他是否可以成功。我希望他可以成功，因为这个可怜人浸在水中时间并不很久。但鲨鱼尾巴的打击可能是致命的重伤。

很幸运，由于康塞尔和船长的有力按摩，我看见那不幸的人渐渐恢复了知觉。他睁开眼睛，看见四个大铜脑袋弯身向着他，他应该怎么惊奇，甚至于应该怎么骇怕呢！特别是，当尼摩船长从衣服口袋中取出一包珍珠，放在他手中时，他心中会怎样想呢？这位水中人给锡兰岛